

RENSHENGQINGGANSANWENXILIE



简 贞
人生情感散文

台湾简 贞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简 峻

人生情感散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简媜人生情感散文

[台湾] 简 媜 著

责任编辑：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47,000 印数：1—4,500 册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933-4}{\text{I} \cdot 1528}$ 定价：14.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简媜，台湾省宜兰县人，生于一九六一年，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在广告界及出版界工作，历任《联合文学》杂志编辑、大雁书店发行人、远流出版公司副总编辑。现专事写作。作品以散文为主，风格多变，常于平凡中屡出奇招与险招。著有《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浮在空中的鱼群》《私房书》《七个季节》《空灵》《下午茶》《梦游书》《胭脂盆地》《女儿红》《顽童小番茄》等十二种。作品曾获多项文学奖。她本人并被评选为“当代台湾十二大散文名家”及“散文二十家(一九七八~一九九八)”之一。

丛书策划 龚湘海
主 编 (台湾) 张晓风
责任编辑 龚湘海
装帧设计 罗 丹

主编 张晓风

目 录

问候天空

- 3 初次的椰林大道
- 8 白千层
- 11 问候天空
- 15 美丽的茧
- 18 风 裳
- 21 春之积雪
- 23 夏之绝句
- 28 美之别号

32 野蔓之誓

水 经

37 水 经

44 水 问

48 四月裂帛

母 者

67 雪夜，无尽的阅读

82 女 鬼

90 母 者

98 某个夏天在后阳台

心灵之河

105 心灵之河——敬朋

107 不忍问归期——别朋

112 梦游书

122 秋夜叙述

133 哭泣的坛

竹枝词

139 竹枝词

145 灶

153 有情石

- 160 落雨时的井
163 醉卧稻浪
170 村鸡小唱
177 月魔
183 桑葚紫衣

与岁月同等心跳

- 191 破灭与完成
194 半夜听经
196 寂寞像一只蚊子
201 三只蚂蚁吊死一个人——谈挫折
206 背起一只黑猫
211 与岁月同等心跳

渔 父

- 231 在密室看海
250 一袭旧衣
254 渔 父
269 银针掉地
278 鹿回头

牧神的便条纸

- 291 牧神的便条纸
294 迟来的名字

- 297 废园纪事——给正要离家的女人
301 暗道之歌——给狗儿
305 给孔子的一封信
308 幻 航
311 海 路

问候天空

蓝的天空与白的云，向来是大自然最活泼亮丽的打扮，像个热爱自由的少年，当然，也十分热情。每次看到那么亮蓝的天空与洁白的云在平原之上耳语时，我的心情就倏地开朗起来。抖落凡间俗事，不再关心计较杂务总总，只是想笑、想跑、想攀登那仰之弥高的云之山峦。

初次的椰林大道

椰林，像两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以标准的立正姿势，凛然的英雄气概，耸立于大道的两旁。那挺拔的气魄、划一的排列，让整条大道充满着不可侵犯的盖世之威风。

第一次踏上大道，我便有“阅兵”的感觉。

真的，从没走过像大道这样令我胆怯的路，而且还是在天空正蓝、风正大的仲夏下午。

我想，我是椰林大道上有史以来最胆怯的小贵宾了。我真的只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这也难怪，一双见惯了崎岖曲折、羊肠小径的眼睛，突然一下地看到坦荡荡、直躺躺、高矗着椰子树的大道，怎不倏地心跳加快、胆颤心惊呢？于是，我便真的怯生生地向后转，回到大门口去坐着，任那吹到一半的欢迎号角，变成浑厚的暗笑之原音，任那为我而敲的傅钟，不知所措地，敲完二十二响。

以后走椰林大道，心情就轻松多了。渐渐我发觉，其实椰林大道并非如第一眼所见的那么直挺挺、硬帮帮。大道，原有大道之风风雨雨之狂沙；椰林，也有椰林之春之夏之晨之黄昏，以及

晚霞掠影、深夜清光，美之种种。

春天的时候，椰林大道是最逊色了的，因为比不上两旁情人道的花团锦簇、杜鹃缤纷。春季里的情人道，是条最罗曼蒂克、最适合同行蹊蹊的花之小径，而椰林大道则是车来车往、行人匆匆，弄得一身灰衣大敞，也吹不来片片杜鹃别襟上。春天，真是偏心啊！但是，当有一天，我坐在大道旁斜靠着椰子树翻书时，偶然地抬头看看天空，突然，我懂了。原来啊，椰子树们是在天空中和春天打招呼的，难怪我看不到，而且椰子树的心肠也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从空中把最细最柔的春风春雨给筛下来，去吹遍淋遍满城杜鹃花红。所以，当春天的影子在花心之最深处时，就是花朵的影子在灰衣之最温暖处时。于是我明白，椰子树原是很粗犷，也很柔情万千的；原是很英雄，也很浪漫的；原是很个人的样子，其实很细心地照顾着花呢！

大道的清晨，令我深深地记忆着，我相信我会记一辈子。

初春的某一个早晨，我的室友打开窗户，很惊讶地叫醒了我；我探头一瞧，也吓了一大跳，窗外灰茫茫的一片，连最近的木瓜树都看不清楚。那般浓的雾，在台大还真是少见。于是，我和她兴奋地下楼去。浓雾中的校园，该是怎样的意境啊！

我想，我没有办法去描写走在雾中的大道上那种不可能以文字言语形容的感觉。有点像梦中，眼前是灰雾弥漫，身后是漫着浓雾。大道上只有雾，只有我和她，只有似远似近的跫音在雾中散来散去。禁不住回转身来望一望所来所往；来处是雾，去处也是雾。把双眼轻合上，只觉得，如在梦之梦中、幻之幻中；如在天外之天、地外之地。只觉得，来处不知、去处不知、身在何处不知？

渐渐睁眼，隐隐约约见前面有一黑色身影，仿佛在近处，又仿佛在远不可及之远处。我不知前行者是远是近是人？后行者亦不知是真是假是我？又行，远远传来一阵阵鸟声，断断续续，但

清脆可闻。鸟声忽而在右、忽而在左，又似在前、又似在后。穷目不见鸟影，但闻其声。若非在仙境，又在何处？若非游于太虚，又在何处？

天光渐明，只见阳光自那云层雾幔中挣着要出来，却怎么也破不开雾浓云厚，便只好隔着雾幔，鸟瞰大地，忽显忽隐了。我恍惚之神初定，回首望她，只见她衣上、襟上沾满微露，而她，亦莞尔笑我，眉上、发梢满头雾水。

大道的黄昏，是另一番的陶醉。像一首适合大声唱的歌，像一大杯加了冰块の冒泡啤酒。

那一次，我借了脚踏车去办点儿事，回来时骑到一半路，忽然想轻轻松松地把大道辗上一遭。于是我就掉头，从振兴草坪开始骑起，疯疯癫癫地“蛇”行起来。大道上人少，所以我敢大胆地从左边情人道穿过大道弯到右边情人道，再从右边情人道穿过大道转回来，就这样弯来弯去，心里乐得什么似地。两脚有一搭没一搭地踩着，慢慢享受晚风从发间过境的那种舒服。嘴巴张大着，虽然唱不出什么好歌来，随便哼一通也是很有意思的。徐志摩说，他曾偷尝过不少黄昏的温存。我没他那么风流，我是偷尝了一大口黄昏爷爷的啤酒的那种快乐与畅怀。

若说到夏季最末期有风的椰林大道，那真是充满着迷人的夏威夷情调。

阳光，总是不需吩咐便洒下一大把的。第一棵椰子树，把部分叶的影子投在第二棵树干上。第二棵椰树，也毫不吝惜地用叶子去为第三棵椰树挡一些些阳光。风，开始去和叶与影嬉戏，树梢便把窸窣窸窣一阵大一阵小的笑声广播出来。如果这时候，远远的大道那端走来一位穿圆裙的女子，你几乎会以为自己正置身于热带的某一处沙滩，而远方走来的，便是一位长发过肩，斜别一朵红花如太阳的女郎。她手腕上的镯声就如狂风吹过椰叶一般地浪荡。她那浓黑的眉，驻水的眸，火红的唇，就像是雨也无法

淹冷的情。她那裸足的步调，向来是缓慢且婀娜地走着。她那印着野红花色的裙裾，向来是飘飘然地与椰影共舞，与你的眼神同步的。

我几乎要做起这样的梦来，如果不睁眼的话。只是一睁眼，何来沙滩？何来咸风？更遑论热情的女郎了。我在怀疑，到底是我的幻想太丰富，还是椰林不堪单调，遗落这般令人向往的梦魇给我？

有一次，我很清醒地抱着书本要到文学院上课。我之所以强调“清醒”，乃是因为人在不清醒时，总是会东想西想，自顾自地陶醉起来，走上椰林大道时，我还是很清醒的。突然，不知是什么东西，掉在我的头上，我用手一摸，忽然醒悟过来，原来是椰子树上掉下来的东西。我不知如何称呼它。抬头一看，树上还有许多，真恨不得手边有一根长竹竿，好好地敲上几竿。我在想，当那些小东西从高高的树梢掉下来的时候，该是何等地美哟！如雪花飞舞，如轻巧的雨点，纷纷飞吻纷纷飞地，纷纷洒下来，让人头发也是、衣襟也是地拂不尽、也吹不完。我在想，这多像是洒在新娘身上的祝福啊！只是，谁是那令人钟爱的新娘，让椰树为她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挥洒的手势呢？我在想，从现在起我得好好地留意是哪一丛花哪一棵树要办喜事才行？于是，我开始很不清醒地坐在教室，心，老早就跷课了。

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有一条大道去收集年轻时候那些热烈如雨点的脚印，去谱下疯癫时乱吐的音符，也去存档日常生活的只字片语，断简残篇。我的心中也有这么一条大道，那是我年轻岁月种种美丽种种天真的储藏室。那儿保存着小小年纪时，辞句鲜嫩的诗之原稿，也有情书若干，以及不可思议的极喜极怒极乐之若干。而我的大道上更有两排高大的大王椰子，把天空撑得

愈来愈高、愈来愈蓝。于是，湛蓝是封面的颜色，白云是拭净的布，雨是洗尘的水。然后，风去哄干，太阳去晒亮。于是，我的诗词原稿、情书若干，便不易发霉，不会有书蠹。

于是，我便永远年轻。